

王國維箋證

(國學文庫第二十五編)

蒙 韃 備 錄  
黑 韃 事 略

箋 證

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北平隆福寺街 文殿閣書莊印行

王國維箋證

(國學文庫第二十五編)

蒙 韉 備 錄  
黑 韉 事 略

箋 證

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北平隆福寺街 文殿閣書莊印行

據王忠愍公遺書重印

(實價國幣七角五分)

蒙韃備錄箋證目錄

王氏自識	一
立國	五
韃主始起	九
國號年號	一〇
太子諸王	一六
諸將功臣	二一
任相	二八
軍政	三〇
馬政	三一
糧倉	三二

黑韃事略箋證目錄

征伐	三三
官制	三六
風俗	三七
軍裝器械	三八
奉使	四〇
祭祀	四一
婦女	四二
燕聚舞樂	四四
王氏自識	四七
黑韃事略	五一—一六

此書題宋孟珙撰書中亦自稱名爲珙案宋史孟珙傳珙未嘗使蒙古疑別一人也書中稱去歲庚辰年今辛巳年是此書作於辛巳乃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蒙古太祖之十六年也是歲宋遣苟夢玉使蒙古元史太祖紀十六年宋遣苟夢玉來請和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二凱歌凱樂詞注云昔我太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關宋主寧宗遣國信使苟夢玉通好乞和太宗皇帝許之勅宣差噶哈送還其國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嘉定十四年辛巳鞏韃國使葛合赤孫來議事葛合赤孫即雙溪醉隱集凱歌凱樂詞注之宣差噶哈成吉思使送苟夢玉者又引蜀邊事略紹定元年戊子制置使鄭損與所代官四川制置使桂如淵會於順慶以時相所喻和議密指告之且畀以朝廷所授苟夢玉使北錄二冊是夢玉於是歲北使亦有紀錄顧夢玉遠至西域而此書所記行程訖

於燕京未及漠北又夢玉親見太祖而撰此錄者僅見木華黎國王故知非夢玉書案齊東野語

卷十

嘉定寶璽條云賈涉爲淮東制閫嘗遣都統

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久之珙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一座并元符三年寶樣一冊及鎮江府諸軍副

都統翟朝宗所獻寶檢一座并繳進於朝詔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受寶典

禮此嘉定十四年七月也宋史賈涉傳亦言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

是趙珙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是嘉定辛巳使蒙古軍前者有趙

珙與此書撰述歲月及稱名相同則撰此書者當卽其人後人不知其姓

誤以爲孟珙耳據野語珙爲淮東制置使賈涉所遣非奉朝命與後來江

淮制置使史嵩之遣鄒仲之報謝蒙古使同而是年苟夢玉奉使則以朝

命行之故夢玉至西域見成吉思汗琪僅至燕見大華黎也又宋史李全傳嘉定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峒嚴實求內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賈涉再遣拱往配兵二千李全亦請往略中全所攜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分隸拱使先歸云云此事在撰此書前一年趙拱當亦趙琪之譌其使蒙古軍前當在再使京東之後矣海寧王國維





蒙韃備錄箋證

宋孟 珙撰

海寧 王國維箋證

立國

韃靺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

按出沙陀別種者白達達也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云系出沙陀雁門之後

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韃靺款塞條韃靺之人皆勇悍善戰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靺能種秫稌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遠者謂之生韃靺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所謂生韃靺者又有白黑之別今忒沒真

乃黑韃靺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三十三紹興九年金主亶以其叔呼刺美爲招討使提點夏國塔坦兩國市場塔坦者金國之西北其近漢地謂之熟塔坦食其粳稻其遠者謂之生塔坦止以射獵爲生案此區分自古有之五代史四裔附錄遺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界生韃靺遼史天祚紀耶律大石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此生韃靺白韃靺之始見載籍者

所謂白韃靺者容貌稍細爲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髡其面而哭嘗與之聯轡每見貌不醜惡而腮面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靺否曰然凡掠中國子女教成弼弱之與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後其國乃韃主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權管國事

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幼子孛要合尙阿剌海別吉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車駕征伐四出嘗使畱守軍國大政諮稟而後行是謂公主監蒙古國事此錄則謂管白韃鞨國事

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速不罕者

元朝祕史續集卷一在後成吉思差使臣主不罕等通好於宋被金家阻當了以此成吉思狗兒年再征金國此速不罕卽主不罕其再使宋當在辛巳劉時舉續宋中興資治通鑑五十嘉定十四年辛巳韃鞨國使

葛合赤孫來議事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二凱歌凱樂詞注云昔我太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駐蹕鐵門關宋主寧宗遣國信使苟夢玉通好乞和太祖皇帝許之勅宣差噶哈送還其國葛合赤孫卽噶哈也

時速不罕蓋爲葛合赤孫之副此事在作此錄之歲故云近者入聘於我副使速不罕也其最後使宋被殺則在太宗三年元史太宗紀三年使搆不罕使宋假道宋殺之雙溪醉隱集二凱歌凱樂詞自注辛卯冬我太宗皇帝南征女真詔睿宗皇帝遣信使綽布干使宋宋人殺之又引理宗實錄卷八十三紹定四年辛卯北使蘇巴爾罕來以假道合兵爲辭青野原沔州統制張宣誘蘇巴爾罕殺之案主不罕搆不干綽布干蘇巴爾罕卽此速不罕之對音其初聘於宋當以木華黎之命至淮東制置司故史不書

乃白韃韃也每聯轡閒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無管待千萬勿怪所謂生韃韃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但知乘馬隨眾而已

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鞞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不過五尺二三亦無肥厚其面橫闊而上下促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須絕少形狀頗醜韃主忒沒真者其身魁偉而廣頰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成吉思乃舊牌子頭結婁之子

此自傳聞之誤婁說郭本作姜

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今爲創國之主譯曰成吉思皇帝東征西討其國强大

### 韃主始起

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彼俗說郭本作國初無庚甲今考據其言而書之易

於見彼齒歲也其俗每以草青爲一歲

三朝北盟會編三女真人不知紀年問之則曰吾見幾度青草以草一青爲一歲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韃靼不知歲月以草青爲一歲

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亦嘗問彼生日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與秋也每見月圓而爲一月見草青遲遲方知是年有閏月也成吉思少被金人虜爲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宜其人英勇果決有度量能容眾敬天地重信義所傳忒沒眞者乃小名爾初無姓氏亦無名諱近年以來有女眞叛亡之臣爲用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斯者乃譯語天賜二字也

國號年號

韃國所鄰前有外族左右乃沙陀等諸部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僞天會

閒亦嘗擾金虜爲患金虜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按李諒征蒙記  
曰

直齋書錄解題僞史類征蒙記一卷金人明威將軍登州刺史李大諒  
撰建炎鉅寇之子隨其父成降金者也

蒙人嘗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今韃人甚朴野略無制度琪常討  
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又有蒙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  
謂之蒙兀又謂之萌骨人不火食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自紹興初  
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賄之其  
主亦僭稱祖元皇帝至金亮之時並爲邊患其來久矣中略至是韃鞨乃

自號大蒙古國邊吏乃以蒙鞑稱之然二國東西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爲一名也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蒙兀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鞑靺西夏蒙兀所據蓋吳乞貢創業時二十七團寨而鞑境東接臨潢西與夏國爲鄰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云云此錄蓋本李記但李作疑詞此錄直謂前蒙古國已滅今之蒙古乃鞑靺耳黃東發古今紀要逸篇云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直東北金亮時與鞑靺並爲邊患至我嘉定四年鞑靺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國亦本之此書

蓋北方之國或方千里或方百里興衰起滅無常今鞑之始起並無文書

凡發命令遣使往來止是刻指說郭本以記之爲使者雖一字不敢增損

彼國俗也其俗既朴則有回鶻爲鄰每於兩說郭本河博易販賣於其國



迄今文書中自用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今二年以來因金國叛亡降附之臣無地容身願爲彼用始教之文書於金國往來卻用漢字去年春珙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年號曰兔兒年龍兒年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日辛巳年是也

唐書黠戛斯傳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續資治通鑑長編

一二 康定元年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邈川唃廝羅延坐勞問稱阿舅天

子安否道舊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云

宋史唃廝羅傳

又慕蒙爲雄國故以國號曰大蒙古國亦女真亡臣教之也珙親見其權

皇帝摩睺國王每自稱曰我韃靼人凡彼大臣元帥皆自稱曰我

疑脫韃靼

字 彼亦不知其爲蒙是何等名字

案祕史蒙古人自稱皆曰忙豁兒不云達達此對中原人言故襲用中國之稱耳

何謂國號何謂年號今所行文書皆亡臣識字者強解事以教之耳案南遷錄

直齋書錄解題金人南遷錄一卷稱僞著作郎張師顏撰頃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附會者或曰華岳所爲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

翼曰歲月皆抵牾不合益證其妄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

九十一

女真南徙條注近傳南遷錄事悉差誤蓋南人僞爲之今不取宋史李心傳傳有辨南遷錄一卷趙汝貴賓退錄三近歲金虜爲韃靼所攻自燕奔汴有南遷錄一編盛行於時其實僞也卷首題通直郎祕書省著

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具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譌一也虜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爲儲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爲顯宗錄乃謂璟爲允植之子其譌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忠烈王朮其譌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其譌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滋溪文稿<sub>十二</sub>

五 三史質疑遼末金初稗官小說中間失實甚多至於建元改號傳次征伐及將相名字往往杜撰絕不可信如張師顏南遷錄尤爲紕繆載韃有詔與金國稱龍虎九年非也

按今本南遷錄無此詔書

以愚觀之更遲年歲則金虜叛亡臣必教之撰其誕日以爲節又必教之

改年立號也矣

太子諸王

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弟久已陣亡二皇弟名便古得那兒在國中三皇弟名忒沒葛真所總多係自己人馬善戰有功

元朝祕史卷一訶額崙生了四箇兒子一名帖木真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溫一名帖木格又卷二帖木真釣得一箇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箇奪要了是成吉思兄弟共六人此錄便古得那兒別勒古台忒沒葛真卽帖木格又卽元史宗室世系表之鐵木哥斡赤斤者也史表烈祖五子鐵木哥斡赤斤次第四別里古台次第五者乃嫡庶之次非長幼之次攷別勒古台年歲當在合撒兒合赤溫之間

祕史記泰亦赤兀惕來侵時別勒古台於密林內將木頭拆折劊做寨子又將合赤溫帖木格帖木侖三箇小的藏在幄縫裏合撒兒與泰亦赤兀惕每相射鬪云云又記失駟馬八疋事云帖木真說我的馬被人劫去了別勒古台說我趕去合撒兒說你不能我趕去帖木真又說您都不能我去據此二事知別勒古台年齡殆稍弱於合撒兒此錄以爲二皇弟以長幼言之也此時合撒兒合赤溫皆前卒惟別勒古台帖木格二人尙存故此錄所記如此

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今第二子卻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數人乃庶出也

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宗皇帝次四拖雷次五兀魯赤次六闊列堅太子此約直卽朮赤阿戴卽太宗窩闊台天婁卽拖雷惟龍孫乃無此人又朮赤察合台諸人此時皆在西域故此無察合台名而記長次二子事亦誤

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斃拽今嫁豹突駙馬

元史公主表昌國大長公主帖木侖烈祖女適昌忠武王孛禿主薨繼室以昌國大長公主火臣別吉火臣別吉祕史作豁眞別乞聖武親征錄作火阿眞伯姬此阿其斃拽其亦眞之訛也豹突卽孛禿

二公主曰阿里海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鞨國事日逐看經有婦士數千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己出

公主表趙國大長公主阿刺海別吉太祖女適趙武毅王孛堇合又阿  
刺兀思剔吉忽里傳太祖畱阿刺兀思惕吉忽里歸鎮本部爲其部眾  
所殺長子不顏昔班併死之其妻阿里海攜幼子孛堇合與姪鎮國逃  
難夜遁至界垣又云孛堇合幼從攻西域還封北平王尙阿刺海別吉  
公主

語本閩復駙馬  
高唐忠獻王碑

是以阿里海爲阿刺兀思之妻阿刺海別吉爲孛

要合之妻屠氏寄曰此錄之阿黑海必姬卽阿刺海別吉異文白四部  
卽不顏昔丹之音差又黑韃事略徐霆注云白斲馬一名白斲卽白  
韃僞太子忒沒真增僞公主阿刺罕之前夫案白斲卽爲不顏昔班之  
音差白斲馬爲不顏昔班駙馬之省變阿刺罕卽阿刺海之異文不顏  
昔班本阿刺兀思之長子故曰白韃僞太子其云僞公主阿刺罕之前

夫者對後夫而言寔之奉使在宋嘉熙閒其時阿刺海必姬改嫁孛要合已十餘年矣孟珙作備錄在辛巳歲正成吉思在西域追札刺勒丁入印度之年其時不顏昔班已死孛要合從軍未歸正阿刺海寡居時也云云屠說至明確故具錄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金主璟之明昌元年白韃靬王攝叔之弟弒其兄而自立攝叔之子白波斯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於黑水千戶家泰和七年春攝叔至環州進貢金人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波斯爲王遣歸國始白波斯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說之至是欲取爲妻璟不從白波斯怨怒叛歸黑韃靬以此益强大金國志取此事惟白波斯作白斡波卽此白四部也然雜記所記多出南人傳聞之誤



惟白廝波之名始見於此

三公主曰阿五嫁尙書令國舅之子

元史公主表鄆國公主位禿滿倫公主適赤窟駙馬拉施特部族表謂赤窟爲阿勒赤那顏之子阿勒赤那顏卽下節之按赤那邪見封尙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者也

餘未知名孫男甚眾

### 諸將功臣

元勳乃彼太師國王沒黑肋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曰摩曠羅彼詔誥則曰謀合理南北之音輕重所訛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原注撒沒噶山東人或以爲名摩曠羅或以爲名

謀合理未知孰是

見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韃人十年以來東征西討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己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有見曰計里歌那自有千騎不任事

東平王世家孔溫窟哇子五人長忽魯虎兒次期里窟爾次木華黎次不花次帶孫此計里歌那卽期里窟爾抹哥卽不花

弟二人長曰抹哥

祕史作不合

見在成吉思處爲護衛次日帶孫歸王每隨侍

焉

歸王當作郡王元史木華黎傳塔塔兒台孔溫窟哇第三子帶孫郡王之後又元朝祕史九在前孛斡兒出親人斡哥列扯兒必原管護衛散

班添至一千還教他管者一千教木合里親人不合管者

國王每戒所部將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呼之不許呼他國王止有一子

袍阿

元史木華黎傳作字魯黑鞑事略作博窩

美容儀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帽著窄服能諸國

語其次曰兔花兒太傅國公聲名亞於摩睺羅又有鷓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又其次曰按赤那邪見封尙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

兔花兒太傅者耶律禿花也鷓博者者別也按赤那邪者按陳那顏也部下亦有騎軍十餘萬所統之人頗循法鞮人自言隨國王者皆惡隨尙書令者皆善也其次曰劉伯林者乃燕地雲內州人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九十伯林者集寧縣射士也元史劉伯林傳伯

林濟南人

先爲金人統兵頭目奔降韃主有子甚勇而韃主忒沒眞長子戰死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之子同韃人破燕京等處甚有功伯林昨已封王近退閒於家其子見爲西京畱守又其次曰大葛相公

黑韃事略明安契丹人今燕京大哥行省憇塔卜其子也大葛相公卽大哥行省元史石抹明安傳丙子以疾卒於燕城子咸得不襲職爲燕京行省

乃紀家人見畱守燕京

紀家當作虬家遼史天祚紀之虬而畢部族表作紀而畢其證也遼金二代皆有虬軍遼史國語解虬軍名遼史百官志北面軍官有十二行虬軍各宮分虬軍遙輦虬軍各部族虬軍羣牧二虬軍金史地理志有

詳穩九處曰咩虜詳穩木典虜詳穩骨典虜詳穩唐古虜詳穩耶刺都  
虜詳穩移典虜詳穩蘇木典虜詳穩胡都虜詳穩霞馬虜詳穩兵志又  
載東北路部族虜軍曰迭刺部曰唐古部二部五虜戶五千五百八十  
五其他若助魯部族烏魯古部族石壘部族萌骨部族計魯部族孛特  
本部族數皆稱是西北西南二路之虜軍十曰蘇謨典虜曰耶刺都虜  
曰骨典虜唐古虜霞馬虜木典虜萌骨虜咩虜胡都虜是金所謂虜軍  
殆網羅女真以外各部族之兵內族襄傳羣牧契丹德壽陀鎖等之叛  
諸虜亦剽掠爲民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虜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  
曰虜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柰何襄笑曰虜雖雜類亦我之  
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果無患云云是虜人本

在北境與北俗同謂之諸虜固非一種也然金末所謂虜軍則大概指契丹軍兵志言宣宗南遷虜軍潰去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謂貞祐二年冬燕京之虜軍叛與韃靼共圍燕京元史太祖紀云金虜軍斫荅等殺其主帥率眾來降詔三模合石抹明安與斫荅等圍中都而親征錄記此事則云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給鎧馬還營契丹眾驚遂殺主帥素溫而叛去推斫荅比涉兒札刺兒爲帥而還中都遣使詣上行營納款上遂命散只兀兒三木合拔都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爲鄉導引我軍合之至則與斫荅等併力圍中都是知雜記所謂虜軍實指契丹軍明安亦契丹人故云虜家人耳

次日劄八者乃回鶻人已老亦在燕京同任事

劄八卽長春真人西游記之宣差劄八相公元史之札八兒火者也其卒時年一百一十八歲則此時已老可知

燕京等處有紙蟬兒元帥史元帥劉元帥等甚眾

沈乙庵先生曰紙蟬兒元帥訛舛不可讀植案紙者札字之誤蟬者蠟字之誤札蠟兒元帥卽元史石抹也先傳也先之子查刺耶律禿花傳之札刺兒也禿花傳稱統萬戶札刺兒劉黑馬史天澤伐金王惲史忠武公家傳朝議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詔公及劉黑馬蕭札刺居右爲萬戶其居左者悉爲千戶長此史元帥卽天澤劉元帥卽黑馬正所謂漢地三萬戶也

各有軍馬皆聽摩睺國王命令

任相

首相脫合太師者乃兔花太傅之兄原女真人極狡獪兄弟皆歸韃主爲將相

脫合太師既云兔花太傅之兄則是耶律阿海也脫合卽兔花乃以弟名呼其兄耳

其次韃人宰相乃卒埒脫合又有女真人七金宰相餘者未知名率皆女真亡臣向所傳有白儉李藻者爲相

儉當從下文作倫大金國志<sup>二十</sup>泰和八年太學生李藻上書言宮中事主大怒勅斷一百午逢辰白綸出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主以爲擅欲興師窺圖進用皆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與獻謀又有諸



弘輸其力於是大軍皆銳又耶律文正湛然居士文集卷五有贈蒲察元帥七首卷六有西域蒲華城贈蒲察元帥一首其人於此時爲蒲華守將詩中稱爲太守則稱其職又稱爲相國則舉其官疑卽此李藻也輟耕錄云蒲察曰李

今止見一處有所題曰白倫提兵至此今亦未知存亡燕京現有移刺晉卿者契丹人登第見爲內翰掌文書又有楊彪者爲吏部尙書楊藻者爲彼北京畱守珙所見國王之前有左右司二郎中

名臣事略卷一引元明善魯國忠武王世家己卯以蕭神鐵木兒爲左司郎中狼川張瑜爲右司郎中

使人到則二人通譯其言語乃金人舊太守女真人也

## 軍政

韃人生長鞍馬閒人自習戰自春徂冬旦旦逐獵乃其生涯故無步卒悉是騎軍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

三朝北盟會編其職曰忒母萬戶萌眼千戶毛毛可百人長蒲里偃牌子頭

傳令而行凡攻大城先擊小都掠其人民以供驅使乃下令曰每一騎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備則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晝夜迫逐緩者殺之迫逐填塞壕塹立平或供鵝洞礮座等用不惜數萬人以此攻城壁無不破者城破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逆順皆誅之略不少恕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畱

一分爲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數俵有差宰相等在於朔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焉

元朝祕史續集卷一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籠格赤城將百姓分了不曾畱下太祖處的分及回太祖三日不許三子入見

凡征伐謀議先定於三四月閒行於諸國又於重午燕會共議今秋所向各歸其國避暑牧養至八月咸集於燕都而後啓行

### 馬政

韃國地豐水草宜羊馬其馬初生一二年卽於草地苦騎而教之卻養三年而後再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蹄齧也千百成羣寂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閒未嘗芻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隨其草之

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弊

糧食

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爲生涯只是飲馬乳以塞飢渴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口只飲馬乳或宰羊爲糧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有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羣也如出征於中國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爲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烟火近來掠中國之人爲奴婢必米食而後飽故乃掠米麥而於劄寨亦煮粥而食彼國亦有一二處出黑黍米彼亦煮爲解粥

五代史記四夷附錄奚纁以平底釜煮糶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

## 征伐

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閒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鞞來韃鞞去趕得官家沒去處葛酋雍宛轉聞之

金世宗舊封葛王故稱之曰葛酋

驚曰必是韃人爲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勦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勦殺謂之滅丁迄今中原人盡能記之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爲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虜掠住於金國者且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遣之亦不令入境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所謂生韃鞞者又有白黑之別今忒沒真乃黑韃鞞也皆臣屬於金每歲其王自至金界貢場親行進奉金

人亦量行答賜不使其境也金史李愈傳明昌二年曹王奉命宴賜  
北部愈從行元史太祖紀初帝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  
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  
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朝野雜記十九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州受  
黑韃靺進奉見其王忒沒貞桀傲不遜恐爲邊患欲歸白璟除之會璟  
病卒大安三年春三月韃靺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進場襲  
殺之然後引兵深入會虜之虜軍有詣韃靺告其事者韃靺疑未信言  
者再至韃靺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遷延不進

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僞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  
稍還本國添丁長育章宗璟又以爲患乃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

虜人成之酋首因唐古虜叛結耶刺都虜木典虜咩虜後典虜等俱叛

閻復駙馬高唐忠獻王碑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爲部長亡金塹山爲

界以限南北忠武王

阿刺兀思  
剔吉忽里

一軍扼其衝

金人發兵平之虜人散走投於韃人且回鶻有田姓者饒於財商販鉅萬  
往來於山東河北具言民物繁庶與虜同說韃人治兵入寇忒沒眞怒其  
欺凌以此犯邊邊州悉敗死燕虜謂韃人曰我國如海汝國如一掬沙豈  
能動搖韃人至今老幼皆能記此語虜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驚恐乃竭  
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又再刷山東河  
北等處及隨駕護衛等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爲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  
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罄金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盡其國遂衰後來凡

圍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虜皆不敢撻其鋒

官制

韃人襲金虜之制亦置領錄尙書令左右相左右平章等官亦置太師元帥等所佩金牌第一等貴臣帶兩虎相向曰虎鬪金牌

蒙古虎符世尙有之其上作虎頭元史兵志所謂符趺爲伏虎形是也無作兩虎相向者長春真人西游記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懸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關漢卿幽怨佳人拜月亭雜劇云虎頭兒金牌腰內懸汪元量水雲集湖州歌云文武官僚多二品還鄉盡帶虎頭牌此虎鬪金牌卽虎頭金牌之音訛因之生兩虎相向之說又俄國屬地所出蒙古金牌上鐫回紇字或蒙古字未見有鐫漢字者



用漢字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當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疾又其次乃銀牌文與前同如成吉思亦行詔勅等書皆金虜叛臣教之遣發臨民者曰宣差逐州守臣皆曰節使在於左右帶弓矢執侍驍勇者曰護衛

### 風俗

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無私鬪爭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永住燕京襲金人遺物飲食爲樂也

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四年二月癸酉上曰朕將往上京念本朝風俗重端午節比及端午到上京則燕勞鄉閭宗室父老

摩睺國王每征伐來歸諸夫人連日各爲主禮具酒饌飲燕在下者亦然

其俗多不洗手而拏攫魚肉手有脂膩則拭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浣濯婦女往往以黃粉塗額亦漢舊妝傳襲迄今不改也上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婆焦如中國小兒畱三搭頭在顛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總上角垂於肩上

長春真人西游記男子結髮垂兩耳鄭所南心史大義略敘三搭者環薙去頂上一彎頭髮畱當前髮剪短散垂卻析兩旁髮縮兩髻懸加左右衣襖上曰不狼兒言左右垂髻礙於回視不能狼顧或合辮爲一直拖垂衣背鄭麟趾高麗史卷二十八蒙古之俗剃頭至額方其形畱髮其中謂之怯仇兒

軍裝器械

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幢惟傘亦用紅黃爲之所坐乃金裹龍頭胡牀國王者間有用銀處以此爲別其鞍馬帶上亦以黃金盤龍爲飾國王亦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韃靼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爲馬槽金爲酒甕大者重千兩俗鄙累無君臣之別撒沒喝所居至用金飾龍牀足踢金杙子奢僭如此而徵督不已

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之

元史木華黎傳丁丑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大駕所建九旂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

其下必元帥方有一旗國王止有一鼓臨陳則用之

遼史太宗紀會同三年二月庚子烏古遣使獻伏鹿國俘賜其部夷离  
堇旗鼓以旌其功又聖宗紀太平八年九月北敵烈部節度使耶律延  
壽請視諸部賜旗鼓詔從之是契丹甚重旗鼓須賜方得用蒙古必元  
帥方有一旗國王止有一鼓蓋亦用遼俗也

鞍橋以木爲之極輕巧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爲筈手刀甚輕薄而彎  
奉使

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國王處來者所過州縣及管兵頭目處悉來尊  
敬不問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穿戟門坐於州郡設廳之上太守親跪以  
郊勞宿於黃堂廳事之內鼓吹旗幟妓樂郊外送迎之凡見馬則換易并  
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近使臣到彼國王處凡

相見禮文甚簡言辭甚直且曰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叛亡之臣教之今乃鑿混沌破彼天真教以姦計爲可惡也

### 祭祀

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

黑韃事略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吉凶天棄天予一決於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

凡飲酒先酌之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

天叫也

婦女

其俗出師不以貴賤多帶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錢物之類其婦女專管張立氈帳收卸鞍馬輜重車馱等物事極能走馬所衣如中國道服之類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鏤或珠金飾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紅青絨飾之

長春真人西游記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阜褐籠之富者以紅絹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盧帳須低徊黑韃事略靈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爲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上用四直尺長柳枝或鐵打成枝包以青氈其向上人則用本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

動以下人則用野雞毛楊允孚灤京雜詠香車七寶固姑袍旋摘修翎  
付女曹自注凡車中戴固姑其上羽毛又尺許拔付女侍手持對坐雖  
后妃馭象亦然胡敬南薰殿圖象考下永樂大典服字韻載蒙古冠服  
引析津志云罽罽以大紅羅幔之胎以竹涼胎則輕上等大次中次小  
用大珠穿結龍鳳樓臺之屬飾於其前復以珠綴長條襖飾方絃掩絡  
其縫又以小小花朵插帶又以金纍事件裝嵌極貴寶石塔形在其上  
頂有十字用安翎筒以帶雞冠尾出五臺山今真定人家養此雞以取  
其尾甚貴罽罽後上插朵朵翎兒染以五色如飛扇樣

又有大袖衣如中國鶴筆寬長曳地行則兩女奴拽之男女雜坐更相醅  
勸不禁北使入於彼國王者相見卽命之以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諸侍

姬稱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諸宴飲無不同席所謂諸姬皆燦白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之類四人乃韃人內四夫人者甚姝麗最有寵皆胡服胡帽而已

燕聚舞樂

國王出師亦以女樂隨行率十七八美女極慧黠多以十四絃等彈大官樂等曲拍手爲節甚低其舞甚異韃人之俗主人執盤瓊以勸客客飲若少畱涓滴則主人者更不接瓊見人飲盡乃喜如彼擊鞠止是二十來騎不多用馬者爾惡其鬩鬧也擊罷遣人來請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毬如何不來答曰不聞鈞旨相請故不敢來國王乃曰你來我國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毬或打圍出獵你便來同戲如何又要人來請喚因大



笑而罰六杯終日必大醉而罷且每飲酒其俗鄰坐更相嘗換若以一手執杯是令我嘗一口彼方敢飲若以兩手執杯乃彼與我換盃我當盡飲彼酒卻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見外客醉中喧闐失禮或吐或臥則大喜曰客醉則與我一心無異也我使人相辭之日國王戒伴使曰凡好城子多住幾日有好酒與喫好茶飯與喫好笛兒鼓兒吹著打著所說好城子乃好州縣也

丙寅正月三日借江安傅氏所藏明鈔說郛本校古今說海本



此書後有嘉熙丁酉永嘉徐霆長孺跋云霆初歸自草地嘗編敍其風土習俗及至鄂渚與前綱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撰以相參考亦無大遼絕遂用所著者爲定本間有不同則霆復疏於下方云云今書中頂格書者大雅原書其低一字者長孺所疏也長孺隨使蒙古在宋理宗端平初年當蒙古窩闊台汗之七八年本書云霆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不立考宋史理宗紀紹定五年壬辰十二月大元再遣使議攻金史嵩之以鄒伸之報謝端平元年甲午十二月己卯大元遣王檝來辛卯遣鄒伸之李復禮喬士安劉溥報謝二年乙未正月以御前寧淮軍統制借和州防禦使程芾爲大元通好使從義郎王全副之嘉

熙二年 戊戌 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爲大元通好使本書所謂鄒奉

使卽鄒伸之程大使卽程芾周奉使卽周次說是長孺隨使當在鄒伸之

之後程芾之前而鄒程奉命使北相距才一月中閒未必更遣他使本書

所謂前綱鄒奉使至時不立金帳者疑謂伸之壬辰初使時事而長孺則

與於伸之再使之役蓋伸之初使實銜史嵩之命而再使時則奉朝命故

曰霆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可互證也顧伸之

再使雖奉命於甲午十二月然其至草地已在丙申之夏本書云霆在燕

京見差胡丞相來贖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云

云考皇元聖武親征錄甲午 太宗七年 遣忽都忽主治漢民乙未夏忽都忽籍

到漢民一百一十一萬有奇元史耶律楚材傳亦紀此事則云丙申七月

忽都虎以民籍至云云視親征錄差後一年案忽都忽忽都虎元史太宗紀亦作胡土虎本書胡丞相卽謂此人其至燕京定差發當在乙未丙申閒而長孺適以是時畱燕則亦當在乙丙閒矣後至草地住月餘其回程宿野狐嶺在七月十五日則其至草地時正當盛夏又跋中稱彭大雅爲前綱書狀官則大雅當在鄒伸之壬辰一行中大雅後爲四川制置副使以貪黷獲咎宋季三朝政要二嘉熙四年彭大雅使北是大雅於此書成後又膺專對之命又宋史多記大雅獲罪事而政要則頗稱大雅守蜀之功云彭大雅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竟築重慶城以禦利閭蔽夔峽爲蜀之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辦迫促人多怨之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爲記不愜竟乃自作之曰某年月日守臣彭

大雅築此爲國西門謁武侯廟自爲祝文云云其文老成簡健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思爲之立廟故其爲此書敘述簡該足徵覘國之識長孺所補亦頗得事實蒙古開創時史料最少此書所貢獻當不在祕史親征錄之下也乙丑十二月海寧王國維

黑韃事略箋證

宋彭大雅撰

海寧 王國維箋證

黑韃之國

即北單于

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真名

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銀

案蒙兀蒙瓦之名已見於新舊兩唐書遠在女真未興之前此說非是又注云即北單于者謂黑韃所居即後漢匈奴北單于地也凡此書中雙行小注皆彭大雅自注近人或認爲徐霆所疏非也

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沒眞僭號曰成吉思皇帝今者小名曰兀屈窟斛其偶僭號者八人

案八人者謂太祖弟搠只哈撒兒之子也苦哈赤温之子按只吉歹

太祖弟鐵木哥斡赤斤及別里古台太祖太子朮赤之子拔都二  
太子察合台四太子拖雷之子蒙哥并太宗窩闊台汗爲八人元朝  
祕史續集卷一太祖又說合撒兒阿勒吉歹即按只吉歹斡惕赤斤別勒  
古台四箇弟的位子裏他的子孫各教一人管我的位子裏教一子  
管此時太祖初弟已受分地而諸子未封故語云然及平西域後諸  
子各有廣大分地故太祖四弟四子各於其部內稱汗而太宗又爲  
總汗故云其偶僭號者八人

其子曰闊端曰闊除曰河西解

立爲太子讀漢文書其師馬錄事

曰合刺直

元史宗室世系表太宗皇帝七子長定宗皇帝次二闊端太子次三  
闊出太子次四哈刺察兒王次五合失大王此闊除卽闊出河西解



卽合失合刺直卽哈刺察兒不數定宗貴由者大雅北使時定宗方出征遼東故也云河西斛立爲太子亦傳聞之誤

其相四人曰按只斛

黑薩人  
有謀而能斷

曰移刺楚材

字晉卿契丹人  
或稱中書侍郎

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新發見舊鈔本耶律文正西游錄有牌子云燕京中書侍郎宅刊本

曰粘合重山

女真人  
或稱將軍

共理漢事曰鎮海

回回人

專理回回國事

霆至草地時按只斛已不爲相矣粘合重山隨屈朮僞太子南征次年屈朮死按只斛代之粘合重山復爲之助移刺及鎮海自號爲中書相公總理國事鎮海不止理回回也韃人無相之稱只稱之曰必徹徹必徹徹者漢語令史也使之主行文書耳

案此節彭氏所云按只斛與徐氏所云按只斛實非一人彭氏所指疑卽祕史之額勒只吉歹祕史續集卷二蒙文皇帝聖旨眾官人每著額勒只吉歹爲長依著額勒只吉歹的言語行事是太宗初卽位時額勒只吉歹實爲宰相明年乃以耶律楚材代之至徐氏所謂代屈朮南侵者乃太祖弟合出溫之子阿勒赤歹元史宗室世系表作濟南王按只吉歹二人同名故徐氏誤合爲一人至屈朮卽彭氏所謂闕除徐作屈朮則又誤分爲二人也

彭氏云鎮海回回人案元史本傳云鎮海怯烈台氏然頗有可疑者本傳言鎮海從太祖同飲班朱尼河水則怯烈部未滅之前鎮海已事太祖一可疑也此書言文書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

行於漢人契丹女眞諸亡國者只用漢字移刺楚材主之卻又於後面日月之後鎮海親書回回字云付與某人以互相檢梃是鎮海不獨精通回回文字亦當略知漢文如係蒙古克烈部人恐未易辦此二可疑也案蒙韃備錄云回鶻由田姓者饒於財商販鉅萬往來於山東河北具言民物繁庶與虬同說韃人治兵入寇云云考長春真人西游記稱鎮海爲田鎮海或田相公是鎮海姓田氏中州名賢文表二十許有壬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丞相名鎮海卽稱海系出怯烈氏或曰日本田姓至朔方始氏怯烈或曰實怯烈族時同名者三因主屯田故加田別之西游記又言至回紇昌八刺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是鎮海與回紇素有淵源又鎮海與長春問答用漢語是

其人必曾往來中國者余頗疑備錄之回鶻人田姓卽鎮海矣此書云鎮海回回人決非無根

其地出居庸燕之西北百餘里則漸高漸闊出沙井天山縣八十里則四望平曠荒蕪際

天閒有遠山初若崇峻近前則坡阜而已大率皆沙石

霆所見沙石亦無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

案原注天山縣八十里縣下奪一北字金史地理志淨州下刺史大定十八年以天山縣升北至界八十里沙井去天山縣八十里則正是金之北界其地有界垣元人於此置砂井總管府及砂井縣

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如鼉蟹而雷四月八日常雪風色微變近而居庸關

北如官山金蓮川等處雖六月亦雪

寔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起極冷手足俱凍

金史地理志西京府大同路宣寧縣有官山又桓州有曷里許東川  
更名金蓮川

其產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咸無焉

其畜牛馬犬羊橐駝胡羊則毛氈而扇尾漢羊則曰骨律橐駝有雙峯者  
有孤峯者有無峯者

寔見草地之牛純是黃牛其大與江南水牛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  
拽車多不穿鼻

松漠紀聞北羊有角者百無二三味極珍善牧者每羣必置殺斃羊  
數頭仗其勇很行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殺斃發風

故不食自注殺斃音古力北人訛呼殺爲骨本草衍義殺羊出陝西  
河東謂之殺斃羊尤很健毛最長而厚

其居穹廬

帳卽氈

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韃主徙帳以從校獵凡僞官

屬從行曰起營牛馬橐駝以挽其車車上室可坐可臥謂之帳輿輿之四  
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謂之飲食車派而五之如蟻陳縈紆延  
袤十五里左右橫距及其直之半得水則止謂之定營主帳南向獨居前  
列妾婦次之僞扈衛及僞官屬又次之凡韃主獵帳所在皆曰窩裏陀其  
金帳柱以金製故名凡僞嬪妃與聚落羣起獨曰大窩裏陀者其地卷阿負坡阜  
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季遷耳

寔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

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不立其製卽是草地中大氈帳上下用氈爲衣中間用柳編爲窗眼透明用千餘條索拽住闕與柱皆以金裹故名中可容數百人韃主帳中所用胡牀如禪寺講坐亦飾以金后妃等第而坐如枸欄然穹廬有二樣燕京之制用柳木爲骨正如南方罽毼可以卷舒面前開門上如傘骨頂開一竅謂之天窗皆以氈爲衣馬上可載草地之制以柳木織成硬圈逕用氈撻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草盡則移初無定日

宋史理宗紀紹定五年十二月大元再遣使來議攻金史嵩之以鄒伸之報謝端平元年十二月己卯大元遣王楫來辛卯遣鄒伸之李復禮喬仕安劉溥報謝二年正月辛酉以御前寧淮軍統制借和州

防禦使程芾爲大元通好使從義郎王全副之嘉熙二年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爲大元通好使此鄒奉使卽鄒伸之程大使卽程芾周奉使卽周次說徐氏隨使蓋在鄒伸之再使時前此伸之北使實奉江淮制置大使史嵩之命再使時則奉朝命故云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故立金帳也

無名氏受日齋叢鈔一今所謂掛罨其名傳寫多異同平園游山錄記倅送步障二俗名畫獅蓋北人飾以氈毯而畫獅子形故云爾或云名掛洪恩景盧作話私小閣名借春見於詩云居然丈室巧剗裁截竹爲楹不染埃未詳卽掛罨否趙彥衛閒記云紹興末宿直中官以小竹編聯籠以衣畫風雲鷺鷥作枕屏一時號曰畫絲好事者大



其制施於酒席以障風野次便於圍坐或以名不雅易曰掛慰又曰出於北方目曰話私乾道閒使者嘗求其骨則不然矣且以言爲話南人方言非北語也

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菟曰黃鼠曰頑羊

其脊骨可爲杓

頑羊當是獬羊之音訛祕史九札木合只有五箇伴當同做劫賊因上儻魯山去殺了一箇獬羊燒喫

曰黃羊

其背黃尾如扇大

曰野馬

如驢之狀

曰河源之魚

地可致

牧而庖者以羊爲常牛

次之非大宴會不刑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臠而先食然後食人  
靈住草地一月餘不曾見韃人殺牛以食

云河源之魚地冷可致者張德輝紀行云驢駒河水東注甚湍猛居

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得也又渾獨刺河魚之大及水之捕法亦如之

其飲馬乳與牛羊酪凡初酌甲必自飲然後飲乙乙將飲則先與甲丙丁呷謂之口利到甲不飲則轉以飲丙丙飲訖勺而酬乙乙未飲而飲丁丁如丙禮乙纔飲訖勺而酬甲甲又序酌以飲丙丁謂之換釀本以防毒後習以爲常

其味鹽一而已

霆出居庸關過野狐嶺更千餘里入草地曰界里灤其水葺沃而夜成鹽客人以米來易歲至數千石更深入見韃人所食之鹽曰斗鹽其色白如雪其狀大如牙其底平如斗故名曰斗鹽鹽之精英者愈北其地

多麟其草宜馬

金史地理志撫州豐利縣有蓋里泊長春真人西游記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邱垤鹽鹵地始見人烟二十餘家南有鹽池案此界里泊卽蓋里泊長春以二月十一日過野狐嶺十五日過蓋里泊則自野狐嶺至界里泊不得有千餘里疑此誤也

其爨草炭

牛馬糞

其燈草炭以金心羊脂以爲油

其俗射獵凡其主打圍必大會眾挑土以爲坑插木以爲表維以毳索繫以氈羽猶漢兔罟之制綿互一二百里閒風颺羽飛則獸皆驚駭而不敢奔逸然後蹙圍攬擊焉

霆見其行下韃戶取毛索及氈亦頗以爲苦霆沿路所乘鋪馬大半剪去其駿扣之則曰以之爲索納之窩裏陀爲打獵用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獵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其冠被髮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婦人頂故姑

霆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爲骨包以紅帽金帛頂之上用四五尺長柳枝或鐵打成枝包以青氈其向上人則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雞毛婦女眞色用狼糞塗面

案此所云故姑之製乃蒙古舊俗至元末則上下通插雉尾見楊允孚滌京雜詠詩狼糞塗面疑有誤字蒙韃備錄云婦女往往以黃粉塗額亦漢舊妝蓋謂如唐人額黃也

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氍毹革新以紵絲金線色以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

冠嘗攷之正如古深衣之製本只是下領一如我朝道服領所以謂之方領若四方上領則亦是漢人爲之韃主及中書向上等人不曾著腰閒密密打作細摺不計其數若深衣止十二幅韃人摺多爾又用紅紫帛撚成綫橫在腰上謂之腰綫蓋欲馬上腰圍緊束突出采豔好看其言語有音而無字多從假借而聲稱譯而通之謂之通事

其稱謂有小名而無姓字心有所疑則改之

霆見其自上至下只稱小名卽不曾有姓亦無官稱如管文書則曰必徹徹管民則曰達魯花赤環衛則曰火魯赤若宰相卽是楚材輩自稱

爲中書相公若王穢則自稱曰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宣撫使入國使爾初非韃主除授也

其禮交抱以爲揖左跪以爲拜

霆見其交抱卽是廝摟

其位置以中爲尊右次之左爲下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

如子之鼠

今用六甲輪流

如一日甲子年正月

皆

漢人契丹女眞教之若韃之本俗初不理會得但是草青則爲一年新月初生則爲一月人問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

霆在燕京宣德州見有曆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移刺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楚材能天文能詩能琴能參禪頗多能其

髭鬚極黑垂至膝常縮作角子人物極魁梧

元史太宗紀七年乙未中書省請契勘大明曆從之徐氏至宣德在丙申春夏閒則其所見曆書當係中書省契勘頒行之本

湛然居士文集

八

自贊鬚髯垂到腰閒此云垂至膝則形容失實矣

其擇日行事則視月盈虧以爲進止

臚之前下弦之後皆其所忌

見新月必拜

其事書之以木杖如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

霆嘗攷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謊者死故莫敢詐僞雖無字書

自可立國此小木卽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箇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祇用漢字移刺楚材主之卻又於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云付與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爲驗無此則不成文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柅也燕京市學多教回回字及韃人譯語纔會譯語便倣通事便隨韃人行打恣作威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喫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

九十

韃韃亦無文字每調發兵馬卽結草爲

約使人傳達急於星火或破木爲契上刻數畫各收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爲驗長春真人西游記蒙古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



木爲契

木杖李侍郎改木板沈乙庵先生曰中堂事紀回回譯史麥尤丁其所譯簿籍搗治方厚尺紙爲葉以木筆挑書普速蠻字然則回回書以木筆書於紙上作杖是也

其印曰宣命之寶字文壘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掌之無封押以爲之防事無巨細須僞酋自決楚材重山鎮海同握韃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韃主之命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弄印者之手

靈嘗攷之祇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鎮海得以行其私意蓋韃主不識字也若行軍用師等大事祇韃主自斷又卻與其親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與也每呼韃人爲自家骨頭雖至細交訟事亦用撒花直造韃

主之前然終無予決而去

案印文云宣命之寶實用金人舊制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二年三月丙子初製宣命之寶金玉各一又衛紹王紀胡沙卒取宣命之寶僞除其黨醜奴爲德州防禦使

其占筮則灼羊之杓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吉凶天棄天予一決於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無纖粟不占占不再四不已

霆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韃主數次燒琵琶以下使命去畱想是琵琶中當歸故得遣歸燒琵琶卽鑽龜也

案此時宋與蒙古雖信使時通然因宋人前殺蒙古使搠不罕及全子才汴洛之役蒙人頗有違言疆場之事無歲無之徐氏隨使在甲

午乙未閒至丙申夏始得至草地見窩闊台汗故不無拘留之懼嗣

後兩國使臣往往被畱宋史理宗紀寶祐二年三月壬午王善使大

元畱七年乃歸

其出使當在淳祐七八年

又六月戊戌大元使離揚州北歸蓋因

蒙古歸王善故宋人亦歸其使也亦有終不得歸者耶律鑄雙谿醉

隱集卷二述實錄詩自註云戊戌年七月月哩密什等百人使宋竟

拘留不遣案戊戌爲蒙古太宗九年卽宋理宗嘉熙二年距是書之

成僅後一年而元史月呂麻思傳歲辛丑使宋議和從行者七十餘

人馳抵淮上宋將以兵劫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閒耳若能降官

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呂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

我以不義有死而已言辭慷慨不少屈宋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

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死月呂麻思亦作月呂蔑思後村先生大全

集一百四資政趙公

以夫

神道碑一日經筵問月呂蔑思所議何如

公言韃不通華言使至但謂來投拜不謂來議和也主此議者幾何不賣國與人臣嘗問月呂蔑思來意其人致曾語極不遜柰何復遣之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十八題趙考成遺事後云益都趙昌甫諱成以國信使屬官隨其父南使事在淳祐辛丑是時當蔡破蜀潰之後淮漢創殘甫息南事亦甚岌岌行人玉帛好問往來無虛歲不知趙君何以拘繫如此之久也史子申雖非良相然熟於料敵能得人死力又善置耳目偵候非後來當國者比當由境外結約先有私許通變事宜及使至而國論異同不得如請展轉遷延伺報不決他相繼

至幸謀不已出置之不以爲意以故畱滯至於三十六年乎正使月  
呂蔑思偶以中毒死其餘十四人散處不知存在而趙君徙寶慶得  
兵至城下生還云云案月呂麻思月呂蔑思卽雙谿醉隱集之月哩  
密什而元史與戴氏皆以爲事在淳祐辛丑較耶律成仲所紀又差  
後三年然實爲一事

耶律氏所紀出於蒙古太宗實錄剽源  
說出於親被拘留之人不知何以互異設宋不

以丁亥亡則月呂蔑思一行殆無生還者矣而世祖奉辭伐宋僅以  
拘繫郝經爲言蓋太宗朝之事當時已鮮知之者矣

其常談必曰托著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欲爲之事則曰天教  
恁地人所已爲之事則曰天識著無一事不歸之天自韃主至其民無不

然

其賦斂謂之差發賴馬而乳須羊而食皆視民戶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供也置蘸之法則聽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漢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歲課城市丁絲二十五兩牛羊絲五十兩

謂借過回回銀買給往來使臣食過

數之鄉農身絲百兩米則不以耕稼廣狹歲戶四石漕運銀網合諸道歲二萬錠旁蹊曲徑而科敷者不可勝言

霆所過沙漠其地自韃主僞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妳爲差發蓋韃人分管草地各出差發貴賤無有一人得免者又有一項各出差發爲各地分蘸中之需上下亦一體此乃草地差發也至若漢地差發每戶每丁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用之

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爲苦怨憤徹天然終無如之何也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地定差發寔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贖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燕京教學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太清貧金馬玉堂盧景善明月清風范子仁李舍纔容講德子張齋恰受舞雩人相將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此可見其賦斂之法

祕史續集二 幹歌歹皇帝將合行之事與兄察阿歹處商議一百姓羊羣裏可每年只出一箇二歲羯羊做湯羊每一百羊內可只出一箇羊接濟本部落之窮乏者又大元馬政記太宗皇帝五年癸巳聖旨其家有馬牛羊及一百者取牝馬牝牛牝羊一頭入官牝馬牝牛

牝羊及十頭則亦取牝馬牝牛牝羊各一頭入官若有隱漏者盡行沒官又元史食貨志科差條絲科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耶律楚材傳丙申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之湯沐邑此書所記城市丁絲二十五兩牛羊絲五十兩鄉農身絲百兩則丙申以前制也又食貨志稅糧條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後以兵食不足增爲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斗新戶丁驅各半之然則歲戶四石者亦丙申以前制

沈乙庵先生曰蘸卽站字案沈說是也元祕史續集三一使臣往來



沿百姓處經過事也遲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戶每出人馬立定站赤不是緊急事務須要乘坐站馬不許沿百姓處經過又所擺站赤命阿剌淺脫忽察兒兩箇整治每一站設馬夫二十人內鋪馬并使臣的廩給羊馬及車輛牛隻定將則例去如有短少者家財一半沒官元史兵志太宗元年十一月勅諸牛鋪馬站每一百戶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置米食每年一牌內給米一石令百戶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麪一斤米一升酒一瓶

耶律楚材傳太宗庚寅楚材言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案唐宋以來以銀五十兩爲一錠五十萬兩者一萬錠也楚材傳又言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定河南歲有

增羨至戊戌課銀增一百一十萬兩一百一十萬兩者二萬二千錠也此書云歲二萬錠案彭氏隨鄒伸之北使在壬辰十二月則其畱北方當在癸巳蒙古以癸巳滅金則所謂歲二萬錠卽一百萬兩者癸巳滅金後額也自癸巳至戊戌五年故又羨十萬兩

聖武親征錄太宗甲午遣忽都忽主治漢民乙未忽都忽籍到漢民一百一十一萬有奇而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則云甲午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丙申秋忽都虎以戶口來元史太宗紀及耶律楚材傳紀年同惟太宗紀忽都虎作胡土虎卽此書胡丞相也祕史忽都忽自太祖時已爲普上斷事官故有丞相之稱

其貿易以羊馬金銀縑帛

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僞諸王僞太子僞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衍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或市百貨而懋遷或託夜偷而責償於民

寔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販自韃主以下只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回回或自轉貸與人或自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於州縣民戶大率韃人止欲紆絲鐵鼎色木動使不過衣食之需漢兒及回回等人販入草地韃人以羊馬博易之韃俗真是道不拾遺然不免有盜只諸亡國之人爲之回回又以物置無人之地卻遠遠卓望纔有人觸著急來昏賴回回之狡心最可畏且多技巧多會諸國言語直是了得

文類七五十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爲質然終不能償公爲請于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爲定制案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其息千二十四錠正所謂羊羔利者也一錠之本至其年末爲二錠至次年末爲四錠三年末爲八錠及十年末正得千二十四錠又神道碑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

沈乙庵先生曰自韃主以下皆以銀付回回令貿易以納息此卽元世所謂幹脫錢也元史本紀世祖至元元年定諸王不許擅招民戶

不得以銀與非沒下人爲幹脫又至元二十九年蠲阿里父布伯所負幹脫三千錠元典章新集兵部驛站使臣冒起鋪馬例云延祐六年宣政院官人每差往西番地面拘收牌面追徵幹脫等錢多用鋪馬斷一百七除名不敘蓋終元世有此風而元初尤甚羊羔兒子殆亦緣此虐用之元史類編中統紀元頒新政詔注見元典章其第五止貢獻曰開國以來庶事草創旣無俸祿以養廉故縱貨賄則爲蠹凡事撒花等物無非取給于民名曰已財實皆官物取百散一長盜滋奸若不盡更爲害非淺始自朕躬斷絕茲弊除外國進奉軍前克敵之物並幹脫等拜見撒花等物並行禁止內外官吏視此爲例

其官稱或僭國主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俘或曰中書丞相或

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霆嘗攷之韃人初未嘗有除授及請俸韃主亦不曉官稱之義爲何也  
韃人止有虎頭金牌平金牌平銀牌或有勞自出金銀請於韃主許其  
自打牌上鑄回回字亦不出於長生天底氣力等語爾外有亡金之大  
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爲黃冠皆尙稱舊官王宣撫家有推車數人  
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旣免跋焦免賦役又得衣食最  
令人慘傷也

案跋焦謂薙髮蒙韃備錄國王止有一子曰袍阿美容儀不肯剃婆  
焦只裹巾帽著窄服

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各有長

其國禁草生而斲地者遺火而蕪草者誅其家拾遺者履闕者箠馬之面目者相與淫奔者誅其身食而噎者口鼻之衄者罪其心之不潔軸毳簾而外者責其心係韃主之頸騎而相向者其左而過則謂之相順食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則謂之相逆酌乳酪而傾器者謂之斷後遭雷與火者盡棄其資畜而逃必期年而後返

霆見韃人每聞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殫避狀

其賞罰則俗以任事爲當然而不敢以爲功其相與告戒每日其主遣我火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言及飢寒艱苦者謂之觥觥者不好之謂故其國平時無賞惟用兵戰勝則賞以馬或金銀牌或紵絲段陷城則縱其擄掠子女玉帛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者挿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有過

則殺之謂之按打奚不殺則罰充八都魯軍猶漢之或三次四次然後免其罪之至輕者沒其資之半

寔見其一法最好說謊者死

大元馬政記太宗皇帝四年壬辰六月二十四日聖旨西京路見管戶許一千六百二十七戶每戶辦槽一具長五尺闊一尺四寸蒙古中樣各處備車牛限七月十日以內赴斡魯朶送納不得違滯如違斷按答奚罪准此

後村先生大全集十一百四杜杲神道碑虜以八都魯硬軍斫排杈木

八都魯軍皆死囚使之攻城自贖所披甲以牛革十餘重爲之設面簾以障矢



其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或甲之奴盜乙之物或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畜產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案主其見物則欲謂之撒花予之則曰捺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冒烏韃語不好也撒花者漢語覓也

長春真人西游記附錄成吉思皇帝聖旨其外詐推出家隱占差發的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案主者可知斷案主之刑亦行於漢地矣元朝祕史三柰勺卜柰旁注好生勺卜旁注是則捺殺因乃甚好之謂也

水雲集醉歌北軍要討撒花銀官府行移逼市民

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以索維之鞍俾手有

所執從眾馳騁四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  
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飈至勁如山壓左旋  
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特抹鞦而已其步射則八字立腳步闊  
而腰蹲故能有力而穿札

霆見韃韃者婆在野地生子纔畢用羊毛揩抹便用羊皮包裹束在小  
車內長四直尺闊一尺者婆徑挾之馬上而行

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饜青草始肥壯者四齒則扇故闊壯而有力柔順  
而無性能風寒而久歲月不扇則反是且易嘶駭不可設伏蹄鍔薄而怯  
石者葉以鐵或以板謂之腳澁凡馳驟勿飽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  
其氣調息平四蹄冰冷然後縱其水草牧者謂之兀刺赤回回居其三漢

人居其七

霆嘗攷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好馬並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至則取而控之繫於帳房左右啖以此少水草經月後臙落而實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喫水草蓋辛苦中喫水草不成臙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馬多病也其牡馬畱十分壯好者作移刺馬種外餘者多扇了所以無不强壯也移刺者公馬也不曾扇專管騾馬羣不入扇馬隊扇馬騾馬各自爲羣隊也凡馬多是四五百匹爲羣隊只兩兀刺赤管手執雞心鐵搥以當鞭筆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刺赤各領其所管之馬環立於主人之帳房前少頃各散去每飲馬時其井窟止可

飲四五馬各以資次先後于于自來飲足而去次者復至若有越次者兀刺赤遠揮鐵搥俯首駐足無或敢亂最爲整齊其騾馬羣每移刺馬一匹管騾馬五六十匹騾馬出羣移刺馬必咬踢之使歸或他羣移刺馬踰越而來此羣移刺馬必咬踢之摯而有別尤爲可觀

腳澁之語古已有之五代史記四裔附錄高居誨使于闐記自甘州西始涉磧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木澁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鼈皮乃可行案杜工部詩云驄馬新鑿蹄則唐人已有行之者矣

其鞍轡輕簡以便馳騁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前豎而後平故折旋而膊不傷鞞圓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闊故靴易入綴鞞之革手揉而不確灌

以羊脂故受雨而不斷爛闊才踰一寸長不逮四總故立馬轉身至順

其軍卽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人二三騎或六七騎五十

騎謂之一糾

一都由切卽一隊之謂

武酋健奴自鳩爲伍專在主將之左右謂之八都

魯軍曩攻河西女真諸國驅其人而攻其城

霆往來草地未嘗見有一人步行者其出軍頭目人騎一馬又有五六

匹或三四匹馬自隨常以準備緩急無者亦須一二匹

三朝北盟會編三女真初起時率皆騎兵每五十人分爲一隊前二

十人全裝重甲持棍槍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

祕史九一千選揀的勇士教阿兒孩合撒兒管者平時只做散班出

征時教前面做勇士者

蒙文勇士爲把阿秃兒

其軍器有柳葉甲有羅圈甲

革六重

有碩羊角弓

角面連靶通長三尺

有響箭

即鳴鏑也

有

駝骨箭有梅針箭剡木以爲括落鵬以爲翎有環刀效回回樣輕停而犀利靶小而褊故運掉也易有長短槍刀扳如鑿故著物不滑可穿重札有旁牌以革編篠否則以柳闊三十寸而長則倍於闊之半有團牌特前鋒臂之下馬而射專爲破敵之用有鐵團牌以代兜鍪取其入陣轉旋之便有拐子木牌爲攻城避礮之具每大酋頭項各有一旗只一面而已

以人不次

許常捲常掩凡遇督戰纔舒卽卷攻城則有礮礮有棚棚有網索以爲挽

索者之蔽向打鳳翔專力打城之一角嘗立四百座其餘器具不一而足論其長技弓矢爲第一環刀次之

霆嘗攷之韃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其國除孳畜外更何所

產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爲鞍橋輓以羊皮韆亦剜木爲之箭鏃則以骨無從得鐵後來滅回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有器械蓋回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滅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十一百三

塔坦止以射獵爲生性勇悍然地不生

鐵故矢鏃但以骨爲之遼人初置市場與之回易而鐵禁甚嚴至金人始弛其禁又劉豫不用鐵錢由是河東陝西鐵錢由雲中貨于塔坦塔坦得之遂大作軍器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九十韃靼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强大金國志三十市場在雲

中而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內銀囊口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惟鐵禁甚嚴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惟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鐵錢地分自爲大金得之不用鐵錢盡拘之入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五百作一秤每秤以銅錢五百五十貨於民間北地貴鐵百姓多由火山武州八館之天德雲內貨錢於北方今河東鐵錢殆盡自廢豫後至於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爪牙旣成殆不易制矣

其軍糧羊與沛馬

手捻其乳曰沛

馬之初乳日則聽其駒之食夜則聚之以沛貯

以革器瀕洞數宿味微酸始可飲謂之馬孀子纔犯他境必務抄掠孫武



子曰因糧於敵是也

靈常見其日中沛馬嬾矣亦嘗問之初無拘於日與夜沛之之法先令駒子噉教乳路來卻趕了駒子人自手沛下皮桶中卻又傾入皮袋撞之尋常人只數宿便飲初到金帳韃主飲以馬嬾色清而味甜與尋常色白而濁味酸而羶者大不同名曰黑馬嬾蓋清則似黑問之則云此實撞之七八日撞多則愈清清則氣不羶只此一次得飲他處更不曾見玉食之奉如此又兩次金帳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餘小蓋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聞多飲亦醉但無緣得多耳回回國貢來

耶律鑄雙谿醉隱集 六 行帳八珍詩序塵沆馬嗣也漢有拘馬官注

曰以韋革爲夾兜盛馬乳搗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又禮樂志大官搗馬酒注曰以馬乳爲酒言搗之味酢則不然愈搗治則味愈甘搗逾萬杵香味醇醲甘美謂之麀沆奄蔡語也國朝因之自注奄蔡今有其種率皆從事搗馬案元史土土哈傳欽察人嘗侍左右掌尙方馬畜歲時搗馬乳以進色清而味美號黑馬乳因目其屬爲哈刺赤是元時欽察人以搗馬爲業雙溪所謂奄蔡卽欽察也徐氏北使時欽察未附蓋蒙古人本有此法

其行軍嘗恐衝伏雖偏師亦必先發精騎四散而出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里閒掩捕居者行者以審左右前後之虛實如某道可進某城可攻某地可戰某處可營某方有敵兵某所有糧草皆責辦於哨馬回報如大勢

軍馬併力蝟奮則先燒琵琶決擇一人以統諸郡

霆見韃人未嘗屯重兵於城內所過河南北郡縣城內並無一兵只城外村落有哨馬星散擺布忽遇風塵之警哨馬響應四向探刺如得其實急報頭目及大勢軍馬也

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邏騎韃語托落赤分番警地

惟前

面無軍營帳之左右與夫帳後諸部軍馬各歸頭項以序而營營又貴分務令

疎曠以便芻秣營畱二馬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營主之名卽是夜號一營有警則旁營備馬以待追襲餘營則整整不動也惟哨馬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據環兵四表傳木刻以代夜邏

即漢軍傳箭法

秣馬營裏使無奔逸未暮

而營其火謂之火鋪及夜則遷於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而火鋪則仍

在於初營之所達曉不動也

遽見其多用狗鋪其下營直是日早要審觀左右形勢

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裹萬眾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摧堅陷陣全藉前鋒衽革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五四五斷不簇聚爲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敵分立分敵合立合故其馳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謂之鴉兵撒星陣其合而分視馬箠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之聲以爲號自邇而遠俄頃千里其夜聚則望燎煙而知其所戰宜極寒無雪則磨石而禱天

遽見韃人行軍只是一箇不覩是蠻逼而已彼亦是人如何不怕死但

自用師南侵日少曾喫虧所以膽愈壯而敢無狀也韃人糧食固只是羊馬隨行不用運餉然一軍中寧有多少韃人其餘盡是亡國之人韃人隨行羊馬自食尙不足諸亡國之人亦須要糧米喫以是知不可但誇韃人之強而不思在我自強之道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

七十一

雍熙三年宋琪上疏云契丹入界之時步騎

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兵百十里外交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爲號眾卽頓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

元朝祕史三鼓之蒙古語爲可兀兒格姑詭殆可兀兒格之略

鼓氏所云磨石禱天者楊瑀山居新話云蒙古人有能祈雨者輒以

石子數枚浸於水盆中玩弄口念呪語多獲應驗石子名曰酢荅乃走獸腹中之石大者如雞子小者不一但得牛馬者爲貴恐亦是牛黃狗寶之類祕史四蒙文作札荅旁注云能致風雨的事

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相地勢察敵情僞專務乘亂故交鋒之始每以騎隊徑突敵陣一衝纔動則不論眾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撞再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衝敵之時乃遷延時刻爲布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後至者一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此計之外或臂團牌下馬射步一射中鏑則兩旁必潰潰則必亂從亂疾入敵或見便以騎蹙步則步後駐隊馳敵迎擊敵或堅壁百計不中則必驅牛畜或鞭生馬以生攪敵陣鮮有不敗敵或森戟外

列拒馬絕其奔突則環騎疎哨時發一矢使敵勞動相持稍久敵必絕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已動故不遽擊待其疲困然後衝入或其兵寡則先以土撒後以木拖使塵衝天敵疑兵眾每每自潰不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敗乘敵力竭擊以精銳或纔交刃佯北而走詭棄輜重故擲黃白敵或謂是誠敗逐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因喜敗而巧計取勝則在乎彼縱此橫之間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逋逸其敗則四散迸走追之不及

遼史兵衛志敵軍旣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

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抄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帚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既飢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

其軍馬將帥舊謂之十七頭項忒沒真兀窩解之母今自領之偽大太子

拙職死了殺偽二太子茶合解見出回國偽三太子兀窟解韃主偽四太子駝

欒自河南歸病死以上忒沒哥窩真或呼爲窩陳又呼爲梟按只解志沒

解兀窟撥都馬志沒真白斯馬一名白斯公主阿刺罕之前夫暮花里國

王黑韃人刀博窩之紇忒郡王黑韃人蕭夫人契丹人專管阿海契丹人元

秃花元即阿海之弟明安契丹人今燕京大哥劉伯林漢人中第兵數多寡



不得而知但一夫而數妻或一妻而數子昔稀今稠則有增而無減今之頭項又不知其歲老酋宿將死者過半曩與金虜交兵關河之間如速不斛忒沒斛塔察兒今名傳按察兒卻尙無恙然戰爭不休則續能兵者又似不<sub>不</sub>乏

霆見其俗一夫有數十妻或百餘妻一妻之畜產至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妬忌者今韃主兀窟斛丙午生胡而黑韃人少髻故胡多必貴也霆在金帳前忽見韃主同一二人出帳外射弓只韃主自射四五箭有二百步之遠射射畢卽入金帳

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十太宗雍熙二年宋琪疏言晉末契丹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人騎皆精甲也爲其爪牙國母舒嚕氏

頭下謂之舒紳有眾二萬

元史木華黎傳太祖丙戌夏封功臣戶口爲食邑曰十投下孛魯居其首又朮赤台傳其先刺真八都以材武雄諸部生子曰兀魯兀台曰忙兀與札刺兒弘吉刺亦乞列思等五人當開創之先協贊大業厥後太祖卽位命其子孫各因其名氏號五投下

金史國用安傳用安語因世英曰予向隨大軍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大兵病死者眾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

吾言出軍中興久矣許有壬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

中州文表  
二十二

云世

所謂十七投下此其一也是頭項者投下之音訛此語本出契丹遼

史地理志頭下諸州皆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略或置生口

各團集建州縣以居之云云

案忒沒哥窩眞下原注又呼爲裊聖大王裊當作烏烏聖大王卽長春眞人西游記所謂斡辰大王元史宗室世系表所謂國王斡嗔那顏亦卽窩眞之異譯也自暮花里國王以上均見蒙韃備錄箋證按只觥見前箋紇忒郡王者朮赤台之子元史朮赤台傳子怯台材武過人以勞封德清郡王蕭夫人當作蕭大夫卽石抹也先輟耕錄一石抹曰蕭元史石抹也先傳也先遼人以御史大夫提控諸路元帥府事後從國王木華黎攻蠡州北城先登中石死姚燧故提刑趙公夫人楊氏新阡銘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蕭大夫與此注云死事合也阿海禿花明安速不觥塔察兒按察兒並

元史有傳忒沒斛者聖武親征錄云速不歹拔都忒木歹火兒赤貴由拔都塔察兒適與金戰金遣兄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忒木歹卽此忒沒斛也

沈乙庵先生曰植案元初以婦人而統部曲者惟耶律畱哥之妻姚里氏此蕭夫人當卽是姚里氏遼以后族爲蕭概不論其本氏畱哥嘗僭號故其妻沿遼舊制不稱姚里而稱蕭附記於此似以鄙說較長

蒙古法婦人妬者離之元史太宗紀六年夏五月大會諸王官諭條令曰諸婦人製質孫燕服不如法者及妬者乘以驕牛徇部中論罪卽聚財爲更娶

其頭項分戍則窩真之兵在遼東茶合解之兵在回回撥都駙馬之兵在河西各有後顧之憂黑韃萬戶八人人不滿萬但伯叔兄弟子姪親戚之兵不隸萬戶之數漢地萬戶四人如嚴寔之在鄆州今東平府是也則有山東之兵史元翼即史三之在真定則有河東河北之兵張柔之在滿城保州屬縣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伯林子之在天城西京屬縣則有燕薊山後之兵他雖有領眾者俱不若此四人兵數之多勢力之強也如遼東河西回回諸國之兵又在漢萬戶之外

寔在草地見其頭目民戶車載輜重及老小畜產盡室而行數日不絕亦多有十三四歲者問之則云此皆韃人調往征回回國三年在道今年年十三四歲者到彼則十七八歲皆已勝兵回回諸種盡已臣服獨

此一種回回正在西川後門相對其國之城三百里出產甚富地煖產五穀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解征之數年矣故此更增兵也

云黑韃萬戶八人者按元朝祕史太祖初卽位時孛斡兒出爲右手

萬戶木合黎爲左手萬戶納牙爲中軍萬戶忽難於拙赤下做萬戶

又豁兒赤亦爲萬戶凡五人其餘五千注古惕四千兀魯兀三千弘

吉刺二千亦乞列思皆不滿萬至庚寅年汪古部增至萬騎而兀魯

兀弘吉刺亦乞列思則尙如故

並見親  
錄

至太宗九年丁酉

卽徐氏疏  
記此書之

年賜弘吉刺以所俘獲軍民五千二百仍授萬戶以領之以弘吉刺

之貴疆至此始爲萬戶則彭氏撰此書時黑韃萬戶似不能有八人

也元史木華黎傳太宗庚寅帝親征遣萬戶因只吉台與塔思復取  
潞州此因只吉台卽太祖弟合出溫子按只斛乃諸王非萬戶也

史天翼當作天澤元史史天倪傳父秉直三子長天倪次天安次天

### 澤故稱史三

其殘虐諸國已破而無爭者東南曰白韃金虜女真西北曰柰蠻或曰乃滿曰烏

鶻曰速里曰撒里達曰抗里同國名正北曰達塔即兀魯曰蔑里乞正南曰

西夏已爭而未竟者東曰高麗曰遼東萬奴即女真厥相王賢佐年餘九

十有知來之明東北曰妮叔曰那海益律子即狗國也男子面目拳塊而

麗韃攻之不能勝西南曰斛速益律子水韃也曰木波西藩部領不立君西北曰克鼻稍同

國卽回欲順韃後叛去阻水相抗忒沒眞生前常曰非十年工夫不可了

手若待了手則殘金種類又繁盛矣不如畱茶合觥鎮守且把殘金絕了  
然後理會癸巳年茶合觥嘗爲太子所劫曰脛篤黑回其地不雨寶水以爲國正北曰  
呷辣吸紹黑契丹一名契丹一或削其國或俘其眾如高麗萬奴狗國水  
韃韃木波皆可置而不問惟克鼻稍一國稍武餘燼不撲則有燎原之憂  
此韃人所必爭者

靈見王檝云某向隨成吉思攻西夏西夏國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國  
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而後敢適人成吉思旣滅其國先鬻國師  
國師者比邱僧也某後隨成吉思攻金國鳳翔府城未破而成吉思死  
嗣主兀窟觥含哀云金國牢守潼關黃河卒未可破我思量鳳翔通西  
川西川投南必有路可通黃河後來遂自西川迤邐入金房出浮光徑



造黃河之裏竟滅金國蓋韃人專求馬蹄實路又使命臨發草地楚材說與大使你曠只恃著大江我朝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裏海裏去

案西北諸國中柰蠻卽乃蠻烏鶻卽回鶻撒里達卽回回

元朝秘史  
蒙文撒兒

塔黑湯譯文作  
古源流作薩爾塔郭勒

抗里卽康里惟速里無考沈乙庵先生曰速

里當作遺里見烏古孫仲端北使記案此書列速里於烏鶻之後撒里達之前蓋指回鶻別部也元史速不台傳從征河西帝命度大磧以往丙戌攻下撒里畏吾特勒赤閔等部及德順鎮戎蘭會洮河諸州雪不台傳  
作駁里蒙古源流六歲次癸酉阿勒坦汗行兵薩哈連圖伯特地方將上下沙喇衛郭兒二部等盡行收服又卷八鄂爾多斯之博碩克圖濟農行兵西圖伯特地方招服古嚕索納穆札勒之沙喇衛

郭爾沙喇衛郭爾卽速不台傳之撒里畏吾也由此觀之則撒里畏吾當指西夏以西土蕃以北各部落當時或略稱速里也卷三青吉斯汗殺札里雅特之蘇勒德汗據有五部之沙喇薩爾塔郭勒人眾沙喇卽此速里薩爾塔郭勒卽此撒里達

明史西域傳安定衛距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兒廣袤千里東近罕東北通沙州南接西番居無城郭以氈帳爲廬舍多駝馬牛羊

續資治通鑑長編三百三十五元豐六年五月丙子朔于闐國貢方物見

於延和殿上問經涉何國曰道由黃頭回紇草頭達靺董氈諸國案

董氈者唃廝羅之子宋史唃廝羅傳唃廝羅居鄯州今西寧西有臨谷

城通青海高昌諸國皆趨鄯州買賣以故富強于闐使來卽由此道然則黃頭回紇卽元史速不台傳之撒里畏吾蒙古源流之沙喇衛郭兒明史西域傳之撒里畏兀兒也蒙古語撒里爲黃黃頭回紇卽撒里畏兀兒無疑

正北曰達塔達塔謂塔塔兒云卽兀魯速之種者兀魯速謂祕史之兀兒速惕親征錄之烏思此又關塔塔兒種之一異說與五代史謂韃靼出於韎鞞蒙韃備錄謂出於沙陀者不同

金史宣宗紀貞祐二年十月甲午詔遣官市木波西羌馬又興定元年八月戊申陝西行省報木波賊犯洮州敗績遁去又移刺成傳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木波隴逋龐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

什角

董凝之曾孫

爲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

隴逋族南限大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西與盧甘羌接其北龐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地高寒無絲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戶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大定九年詔以結什角姪趙師古爲木波喬家丙離隴逋龐拜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

彭氏於己爭未竟諸部中列遼東萬奴案元史太宗紀萬奴之禽在五年癸巳正彭氏北使之歲蓋彭氏尙未知此事實也然鄭麟趾高麗史多紀東眞卽大眞與高麗交涉事自太宗癸巳以後至世祖至元之末凡二十見意萬奴旣擒之後蒙古仍用之以鎮撫其地其後

子孫承襲如藩國然故尙有東眞之稱此書所云或反得其實也

王賢佐者中州集十一云賢佐一字玄佐名澮咸平人爲人沈默寡欲  
邃於易學若有人授之又通星曆讖緯之學明昌初以德行才能召  
至京師命以官不拜授信州教授再授博州教授弃官遁歸宣宗卽  
位議驛召之以道梗不果車駕南渡人有自咸平來者說賢佐年六  
十餘起居如少壯人宣宗重其人常以字呼遣王曼卿授遼東宣撫  
使不拜又詔宰相以書招之云云書達意不至遼東破時年九十餘  
矣案金史宣宗紀貞祐二年正月徵處士王澮不至三年九月詔授  
隱士王澮太中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遼東宣撫使參謀官四年三月  
處士王澮以右諫議大夫復遷中奉大夫翰林學士仍賜詔褒諭屠

敬山作蒲鮮萬奴傳已疑此書之王賢佐卽金史之王澹今據中州集乃得定之

沈乙庵先生曰益律子疑益律干之誤元史本紀五至元元年吉里迷來言其國東有骨廐亦里干兩部歲來侵故征之亦里益律與今言烏拉鄂倫同皆古挹婁音轉也案沈先生以益律子爲益律干之訛是也謂益律干爲挹婁之音轉則非益律干祕史作亦兒堅親征錄作亦兒干乃蒙古語百姓之義那海益律干斛速益律干謂狗國民水國民猶林木中百姓之猶槐因亦兒堅或火因亦兒干也日本箭內博士以益律子爲蒙古語奧魯思之對音不如讀爲益律干之善也

克鼻稍耶律文正西游錄謂之可弗义皆乞卜察克之對音通稱他  
察

呷辣吸紹紹當作給乃哈喇契丹之對音注中大名林國當作大石  
林牙

其從軍而死也駝其屍以歸否則罄其資橐而瘞之

霆見其死於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駝其主屍首以歸則止給以畜產他  
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奴畜產

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若忒沒真之墓則插矢以爲垣闊逾三十里邏  
騎以爲衛

霆見忒沒真墓在瀘溝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忒沒真生於此故死

葬於此未知果否

草木子歷代送終之禮元朝宮裏用椴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

霆初歸自草地嘗編敍其土風習俗及至鄂渚與前綱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編以相參攷亦無大遼絕遂用彭所編者爲定本間有不  
同則霆復疏于下方然此亦止述大略其詳則見之北征日記云嘉熙  
丁酉孟夏朔永嘉徐霆長孺書

是編爲故太史王懋中氏家藏余近於其弟上舍君處借錄秋日苦短繼之焚膏始訖同  
志者當諒余衷云嘉靖丁巳秋九月望夜勾吳茶夢道人姚咨識於華秋館之寒綠軒



